

卷五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三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正義曰數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進也數謂速數數則瀆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國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辨之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四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公冶長第五

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

學爲君子卽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

縲攀也所以拘罪人

正義曰此章明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

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絏之中

非其罪也者縲黑索綬攣也古獄以黑索拘攣罪人於時治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縲綬之中實非其治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其女子妻之也孔曰公冶至罪人正義曰云治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治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長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綬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紂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子謂南容至子妻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過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

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爲妻也正義曰云南容弟子南宮紂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語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适字子容鄭註檀弓云南宮紂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纓生南宮紂是也然則名紂名适又名聞字子容氏南容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

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

子謂子賤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

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孔

子謂子賤至取斯正義曰

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

得學爲君子也。孔曰至弟子宓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孔曰言女器用之

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

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子貢問至瑚璉也正義曰

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已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女器也夫子荅之言女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者子貢雖得夫子言已爲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女是貴器也

包曰瑚璉至貴者正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

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

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曰或曰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用佞正義曰此章明口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言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爲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

爲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耶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冉正義曰屢數也者釋言云屢亟也郭璞云亟亦數也云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嫌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鮑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卽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

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

鄭

曰善其志道深

孔

子使漆至子說正義曰此章明弟子漆雕開之行子使漆雕開仕者

弟子姓漆雕名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者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進之道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

孔曰開第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竹木大者曰柂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

已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孔

馬曰桴編

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

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日孔路聞孔子

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

取哉言唯取於已古字材哉同

子日至所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

中國不能行已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筏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卽欲乘其桴筏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已道也從我

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令從已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者喜夫子欲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爲材桴材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也示子路令知已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卽欲浮海也一曰材讀曰哉子路聞

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材者言唯取於已無所取於他人哉

馬曰至小者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柂小者曰桴者爾雅云舫柂也郭璞云水中簰筏孫炎云舫水中爲柂筏也方言云柂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柂桴音義同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

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

使與賓客言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孔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孟武至其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

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弟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故荅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荅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之能言由也有勇于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夫子更爲武伯說子路治其賦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荅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也孔曰賦兵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孔曰千室之邑至家臣正義曰云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鄭注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註云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備百邑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故知百乘之家地一同也孔曰至爲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義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孔曰既然子貢不如復

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子謂至弗如也正義

曰此章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愈猶勝也孔子乘間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名以明優劣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已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夫子見子貢之荅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荅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

宰予晝寢

王

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曰朽腐也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註

王曰朽鏟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誅註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註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

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註宰予至與改是正義曰寢者弟子宰我晝日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雕琢刻畫也朽鏟也言腐爛之木不可雕琢刻畫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爲塊壞不可朽鏟塗填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予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

之以設教耳。宰我非實情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卽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包曰：弟子宰予宰我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王曰：朽。錢也。正義曰：釋宮云：錢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柺。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柺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柺。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包曰：申張魯人。子曰：

張也慾焉得剛。

孔曰：慾多情慾。

子曰：至焉得剛。

正義曰：此章明

剛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而理者也。夫子以時告柔，传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者，或人聞孔

子之言，乃對曰：申張性剛。子曰：張也，慾焉得剛者。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慾。今張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私佞媚安得剛乎？包曰：申張魯人。正義曰：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周字。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孔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馬

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孔曰：言不能止。

人使不加非義於已。包曰：子貢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明子貢之志。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已。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已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

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也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

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曰至聞也正義曰此章言夫子之道深微難知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者章明也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性者至得而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註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命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路曰前所聞未及行

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曰孔文子衛大

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

文也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已下者

子貢問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爲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衛大夫孔圉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爲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已下者言文子知識敏疾而又好學有所未辯不羞恥於問已下之

人有此美行是以謚謂之文也

孔曰至謚也正義曰云孔文子衛大夫孔圉者左傳文也云文謚也者案謚法云勤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孔

子曰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

義

子謂至民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

產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下文是也其行已也恭者一也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已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孔曰子產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三

周曰齊大夫晏姓

平謚名嬰

三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

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

三

周曰齊大夫至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

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謚法治而無眚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

三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

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

山節藻棁

三

包曰節者柶也刻鏤爲山棁

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

三

孔曰

非時人謂之爲知

三

子曰至其知也正義曰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子曰臧文仲居

蔡者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

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柶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

藻棁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棁梁上短柱也畫爲藻文

故云藻棁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

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爲知

三

包曰至居蔡

則辰是公子彊曾孫也彊是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

字爲氏故姓曰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聞

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

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

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

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此龜長尺二

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

包曰節者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柶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柶者梁上柶畫爲藻文者釋宮云京廟謂之梁其上柶謂之柶柶謂之柶郭璞云柶侏儒柱也藻柶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也藻柶者謂畫梁上短柱爲柶柱頭爲斗拱形如山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文三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鬪名穀

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

未知焉得仁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

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孔曰皆齊大夫崔

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子張至焉

曰此章明仁之難成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慍懼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荅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亂弑其君光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輒捐棄違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清矣者孔子答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清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孔曰令尹至於菟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邵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邵淫於邵子之女生子文焉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邵子母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鬪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是也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鴟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孔曰至違而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四馬者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曰季文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

元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

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咎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鄭曰季文子至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秋季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三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博聞曰文

子曰甯武子

註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註

孔曰佯

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註

子曰甯武子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

之德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元凱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卽甯俞也謚法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註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

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

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註

子在陳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旣久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未學之小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卽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已故託此爲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正義曰此

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

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

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

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

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

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

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

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

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

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疏

子曰至而與之正義曰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謂微

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即可答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

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曰足恭便僻貌

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

疏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子曰至亦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爲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爲適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俱恥而不爲也國孔曰足恭便僻貌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國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文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註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註孔曰不自稱已之善無施勞註孔曰不以勞

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註孔曰懷歸也顏淵至懷之正義曰此章仲尼

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子也卑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破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伐已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己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

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已終也

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已過而內自

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至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焉於虔切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竝得通故具存焉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終



